

工東噹

豈明譯

日本狂言之一

脚色

盲人甲 勾當職樂師

盲人乙 名菊一，甲之侍者

行人

盲人甲 我乃住在此地的勾當是也。先叫菊一出來，有話

商量。——菊一在家麼？

盲人乙 噫。

盲人甲 在麼？

盲人乙 是，在這里。

盲人甲 叫你出來非爲別事。這幾天老是坐在家裏，覺得

無聊，今天想到什麼地方去游玩一回。你看怎樣？

盲人乙 我本來就想這樣說的，現在先分付出來了，那是

再好不過的。

盲人甲 那麼，就要出去，你把酒筒預備好了。

盲人乙 噫。——酒筒預備好了。

盲人甲 那麼去罷。喂，喂！這里來，這里來！

盲人乙 噫。

盲人甲 喂，你看怎樣？這樣地你我出去游玩，旁人看了或者要覺得好笑，但是換一個地方，也覺得愉快，可不是麼？

盲人乙 是。未必有覺得好笑的人，請你不必勞心，隨意游玩的好。

盲人甲 呀，說著話時覺得四面很是冷靜了，這好像已經是野外了。

盲人乙 這實在好像是野外了。

盲人甲 喂，想到現已來到寬闊的地方，不覺心裏很是舒暢了。

盲人乙 正是，這是有趣起來了。

盲人甲 我早想告訴你一句話。你老是唱一點小曲和詞調總不是事，練習點平家物語或者倒是好的罷。

盲人乙 我本來就想這樣請求，現在先分付出來了。倘若

肯賜指教，那是萬分感謝的。

盲甲 那麼，幸而周圍似乎沒有別人，就說一節給你學習學習罷。

盲乙 那是萬分感謝。領教罷。

盲甲 「且說一之谷的地方既然打了敗仗，各人都想得名拼命的廝殺，有的削下了腳踏在地上，有的打落了下巴摟在懷中。因為是一場混戰，大家抬起腳跟來貼在下巴上，擊了下巴去墊在腳跟下：奇哉怪哉，腳跟上長出胡鬚，下巴上畢剝畢剝地裂開了二百條的皺垢！」

盲乙 好呀，好呀！這真是，實在是難得聽的曲調。

盲甲 那麼去罷。喂，喂！這裡來，這裡來！

盲乙

盲甲 世上雖然也有說平家的人，却沒有什麼好手，你要努力練習纔好。

盲乙 總當努力學習，請你指教。

盲甲 將來我如陞了檢校，我替你設法補勾當的缺罷。

盲乙 那更是多謝了。

盲甲 呀，特別聽見水響，好像是河邊了。

盲乙 是，好像是河邊了。

盲甲 這須得渡過去。怎麼辦呢？

盲乙 那麼怎麼辦纔好呢？

行人 我乃此地人氏是也。有事情要往山的那邊去，現在趕快去罷。——呀，那里有兩個瞎子似乎正要渡河。且看他們怎樣地做。

盲甲 喂，喂，先投一顆石子試試深淺罷。

盲乙 噠。——呀，呃！「工東！」

盲甲 喂，喂，這里好像很深。

盲乙 是，這里好像深得很。

盲甲 到那邊投一顆試試罷。

盲乙 噠。——呀，呃！「噹！」

盲甲 這似乎還淺。

盲乙 是，這似乎很淺。

盲甲 那麼渡過去罷。喂，喂！這里來！這里來！

盲乙 不，不，請等一等。

盲甲 什麼事？

盲乙 讓我背了你過去。

盲甲 不，不。那可以不必。你跟著我渡過去罷。

盲乙 不，帶我出來，就是爲這樣的時候，要用著我。

神佛保佑，還是讓我背過去罷。

盲甲 不，不，你的眼睛也看不見，倘若有了意外那怎麼好。大家拉著手渡過去罷。喂，來罷，來罷！

盲乙 不，平常服役，就是爲這樣的時候，要用著我請讓我背過去罷。

盲甲 既然這樣的說，那麼就勞你背過去罷。不過現在要預備一下子，你也走到這裡來預備好了。

盲乙 唷。

行人 呵，瞎子這東西倒是很乖巧的，投顆石子試試水的深淺。碰巧遇見了這件事。我便勞他背過去水罷。

盲乙 請你好好地扶住了。那麼就渡過去罷。呃，呃！

水要不深纔好呢。呃，呃！已經好好地背過來了。沒有什麼意外，那是很可慶幸的事。

行人 呀，這真是可喜的事。今天不意地碰見了好運氣。

盲甲 菊一，預備好了沒有？菊一，菊一！這是怎麼的？菊一走到那里去了。菊一！菊一！喂，菊一！

盲乙 喂！

盲甲 什麼喂！怎麼不背我過去呢？

盲乙 剛纔已經背過來了。

盲甲 什麼背過來了？我正在這裡等著，還沒有背過去哩。你好像獨自渡過去了。

盲乙 你也已經來到這邊哩。

盲甲 什麼已經來到這邊？這真是，討厭的東西！快點滾到這邊來罷。

盲乙 喂，這真莫名其妙了。呃，呃！——那麼請背上罷。

盲甲 好好地背著走。

五一

盲乙 那麼渡過去罷。呃，呃！這好像是有點深哩。

盲甲 給我好好地背著走。

盲乙 呃，呃！這是怎麼的！深呀，深呀，深呀！——

南無三寶！

行人 喂，喂，這真是有趣的事——阿，這可是對不起
了。

盲甲 這個真是，出了很討厭的事情了。身上都弄濕
了。正因為這個我本來就說不要背的，——

盲乙 這真是，很對不起了。我替你絞一絞衣服罷。我
也是很小心地走著，可是腳下一絆便跌倒了。這要
請你饒恕。

盲甲 偶然的過失，也是沒有法子的。那個酒筒並沒有
什麼罷？

盲乙 不曉得怎麼了。呀，酒筒沒有什麼。

盲甲 覺得有點冷了。先喝一杯罷，把牠倒出來。

盲乙 噎。

行人 真好運氣！喝他一杯。

盲乙 那麼倒出來罷。「骨都，骨都！」

盲甲 這倒似乎很不少，喝下去連寒氣也會不覺得了
罷。

行人 這個，真好味道！

盲甲 菊一，怎麼不倒？

盲乙 剛纔已經倒了。

盲甲 彷彿是倒了的樣子，可是一點都沒有。

盲乙 這真名其妙了。剛纔倒了酒的，——那麼再倒一
杯罷。

盲甲 喂，喂，早點倒罷。

盲乙 是。「骨都，骨都！」

行人 再喝他一杯罷。一杯來了，那麼喝罷。這個，真
是好酒！

盲甲 這似乎還不少，你也喝些。

盲乙 那麼我也喝罷。「骨都，骨都！」這個，這是
好酒！

盲甲 喂，菊一，怎麼不倒？

盲乙 呀，剛纔已經倒了。

盲甲 仿佛是倒了的樣子，可是一滴都沒有。這一定是不給我喝，却獨自偷喝了。

盲乙 喂，你也沒有勾當身分，這樣卑鄙地只顧自喝酒。恐怕倒是你喝了說喝。

盲甲 你這討厭的東西，不但不給人家酒喝，還誣賴人喝了說不喝，這些廢話不必多說，還是再倒一杯來罷。

盲乙 是。——已經沒有了。

盲甲 什麼？沒有？

盲乙 正是。

行人 喂，喂，這真是有趣的事，弄點手脚讓他們吵起架來罷。

盲甲 阿唷，阿唷，阿唷！喂，菊一，你不但不能給酒喝，爲什麼還來打我？

盲乙 你說什麼？打？

盲甲 正是。

盲乙 我正在收拾酒筒，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甲 沒有伸手過來？除了你還有誰？

盲乙 阿唷，阿唷，阿唷！喂，勾當，你不但說了許許多多的話，爲什麼還打我這沒有過失的人？

盲甲 我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乙 沒有伸手過來？除了你還有誰？

盲甲 阿唷，阿唷，阿唷！喂，菊一，爲什麼這樣地作弄我？

盲乙 我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甲 沒有伸手過來，除你還有誰？

盲乙 阿唷，阿唷，阿唷！喂，勾當，爲什麼這樣作弄沒有過失的人？

盲甲 什麼？作弄？

盲乙 正是。

盲甲 我並沒有伸手過去

盲乙 沒有伸手過來？除了你還有誰？

盲甲 阿唷，阿唷，阿唷！

盲乙 阿唷，阿唷，阿唷！

行人 喂，喂，這真是有趣的事。再種種作弄了玩罷。

——這是怎麼的？真打起架來了。在這種地方是不宜久留的，趁路還沒有黑的時候趕快回去罷。

盲甲 這不能再忍耐了。不肯饒放你過去。

盲乙 我也不肯吃虧。

二人 (吶喊) 呀，呀，呀！

盲乙 你知道了罷！喂，喂，可喜呀！得勝了，得勝了！

盲甲 喂，喂，把勾當打到這個樣子，到那里去！有人麼？給我捉住了！決不饒恕呀，決不饒恕呀？

這是日本四百年前的一篇小喜劇，今據狂言二十番所收譯出，係鷺流的狂言，通行的諸種狂言集中均不載。題名原爲井磔，讀作 Dobukacchiri，係取篇中投石子測深淺的聲音，今改譯如上；此三字見傳孟真君詩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在新潮一卷二號中。瞎子這樣地吃虧，實在也覺得有點對他們不

起，但我們「要知道」，殘廢與弱敗照例是民衆的嘲笑的对象，這也是莫怪的事。好在我們並不是勸大家這樣對付瞎子。所以講道德的人們也可以安心罷。今年五月二十三日，周公之作記。

山中雜記

二

祖正

山中第一夜睡得還安靜。起身後讀新約，讀德國黑爾曼教授著的 *Der Verkehr des Christen mit Gott im Anschluss an Luthers dargestellt* 一部艱深神學書的譯本，翻譯了一章「新生」到了下午。猛想到我要運動。於是走出山門。手裏還帶了一本沙士比亞的 *Antony and Cleopatra*，想走到昨夜站立過的那條懸崖上的大石橋邊去，坐在橋畔的松林裏靜讀。只有書籍是我的朋友了，近來。在密林下盤旋上山去，走的都是蒼古的石級。

這個虞山以像形的緣故，同時又稱牛山。山形宛如蹲伏着的一隻老水牛。城內的一部分適當一個牛頭，圓的一彎城牆好比套在頭上的一個頸環。我在過老水牛頭上的乾元宮前那隻高聳的辛峯亭與山下小東門內那個高迤雲霄的方塔說都是按照了風水建造的，說是老水牛頭上的兩隻角。昨天出了北門進到這個興福寺來，走了那麼許久，還只是走出了那個頸環，僅到老水牛的左腹前部。興福寺元來隱藏在老水牛的左脇，我此刻攀登的石級好比是攀登一根老水牛身上的肋骨。

目的地的懸崖到了。大石橋下一個乾涸的湖溪內還有涓涓流着聊應故事的幾勺山泉。站住了脚步，看到昨夜以爲是黃的山百合，今天看像是黃杜鵑花了。開得滿山滿谷！四顧寂然。黃花總給人以寂寞。松林裏也不想進去了。帶來的書也不想靜讀了。說常熟有四大叢林，其餘的三個都在山頂山背。我是無目的的向前走。一回兒像在靜默中得了啓示，又像自己與自己稱強，緣了石級一步步向前，一層層登高。石級也走盡了，密林漸

漸稀疎，不久發見自己是走在「寂寂兮無人」的荒山野道上了。

「凡事要澈底才好。不管。走到一個究極處看怎樣。」自己還對自己稱強。從荒靜裏尖銳了的神經覺得亢奮極了。脚步也愈走愈快。

澈底之後的愉快境地來到了。一片大山原展開在眼前！我渺小的體軀已從肋骨而登牛背了。然而這隻老水牛的背也未免太大了。海樣的大山原。茫無崖際。既不見人又沒有獸，也沒有樹木。左右遠處是高拱的山頭。左面的頂上或是維摩寺，那邊可以下瞰城內的辛峯亭了。下瞰到了也沒有意思。要去還是向右邊的高峯，或者可以發見祖師，三峯。然而我還是向着與來路成直線的方向走去。好像真要得到一個究極處樣的。四顧還是茫然。但我是目不左右顧的走了去。畢竟橫面的牛背是有限的。我已到了下臨無地的崖岸上了。下面只是一望平洋的悠遠清麗的水湖景致。那個尙湖邊遠處都接着水村。幾條從眼界外匯流來的巨河，在綠野裏閃着婉演的

銀光。湖面真是『水平如鏡』。我發見那句 *perfect* 應該用於視線與水平快成垂直時方為適宜。平常逍遙於湖畔或是蕩漾於湖上的人固也用得恬不為怪。然而我斷定他們是排斥白話愛用文言的老套來說話的不懂直感的人。然而我此刻却像真的理解到了一句老套的文言。『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後半句如何我還不能領會，前半的『仁者樂山』我以為應該改作『樂山者仁』。為什麼呢？古人大都秉性樸直，不像今人好於穿鑿。他們看見好在山頭彷徨的以為都是些以紳士君子自命的仁者。其實呢，就是不是仁者，到了山上來教他常常望望下界塵寰之微小，他馬上可以恍然於與雞鶩爭食之非計，多少有幾分超越之想了。這樣的一次又一次，照了心理學上的反復律 (*Repetition Law*) 漸漸可以心地開豁，最後到了光風霽月，泱泱乎有聖賢之風度，飄飄然還有神仙的樣兒，豈止『仁者』而已哉，要之古人是把結論當了大前提，難免自陷於錯誤的推理，被近人扔在毛坑裏，咎由自取……

我這樣的面對着下臨無地的絕景，一手叉着腰，一脚踏在眼前一塊崖石上，英風拂面衣袖飄舞，好像畫面上的志士或是英雄的神情，自己以為方才的發見足以啓老學者之蒙，喪孔學者之膽。於是悠悠得意，儘是凝望着。細視湖水，在藍碧的鏡面上插着絲絲白羽似的有一片片的風帆。我在極峯頂上，懸想那些白帆下面積戴來的遠方珍奇的貨物，遠隔的人情，久斷的恩愛，熱切的鄉愁，真純的思戀，呀！我不是要來找尋什麼究極處的麼？我是站在這個地方默然凝望着。凡是究極處都只是凝望着？人生的究極處……？微弱的陽光已撫進密雲裏去了，湖面已由藍碧而呈暗黯。我悚然迴轉脚步。

還向右面，好像沿了脊樑走向那個高拱的山頭邊去。『我還須深入』，一頭走着，我想。越過了幾個低慢的小嶺，山路還只是延長進去。回顧來路，又比先前騰高了。這到底能達到那裏呢？心裏又自餒起來了。一回兒反悔了起來，反悔方才走出山門時何以不問問那個香伙。既而又想道要自己找路走呀，問了也是空問。四

顧荒靜，滿懷又是雄偉的感情了。在左手裏山腰處像是一隻已圯的古廟，如今只剩幾段牆壁被霜風雨露凋枯到變了橙黃色在那裏。看了更增沉寂。聽說洪楊時代，髮兵越湖而來，先登此山，然後居高臨下的逼降那個常熟城。如今乾元宮大廚房裏一塊作台板，據那個老香伙對我說元來是後面陟山門的一扇城門。因為『長髯』進的是那個門，所以往後把它架沒了。所以常熟城如今少了一門云云。總之這個山頭是非常險要。下面那個廢墟的古廟也許是當時的大本營。何勝今昔之感！

前面像是一個山村。矮樹依稀，雜以犬鳴。我戒備着穿過一個小林，對面乃是一隻廟。再近一看是隻大廟。是三峯麼還是祖師？院落宏闊，繞以濃樹。幾隻山犬厲聲向我嗷叫。走到山門前一條白石橋上站站。又望是下面悠遠的田村，靜麗的湖面。像山橋夫似的幾個農民從破墟裏出來和我攀話。荒山孤旅，我只好失敬一點了，我像警戒幾條惡狗似的傲岸着對他們。後來發見他們都是久居山巔容易親近生客的幾個孤獨山民。我慚愧

自己是個小丈夫。我走進院落，一層層闖進去。到處是闕焉無人。走了好幾個院落，不能香伙，又不見和尚。最後到了方丈。方丈照例是最精雅的地方。出來一個黃瘦的老香伙，很恭敬的招呼我進去。最進是一間精舍。字對滿堂。正中屏門上掛着木刻填藍的康南海手書題虞山藏海寺的幾首詩：

憑欄虞山望海東

尙湖盪碧劍門雄

懸崖拂水飛來瀑

藏海深深隱壽松

野鶴孤雲大慈塔

幽篁喬木古庵東

相公佳句真如繪

風磴盤旋携野嵐

墨跡淋漓，詩句只是平常。第二首第三句大概是指旁邊掛着的那翁同龢手書的兩句了。

野鶴孤雲大慈塔

幽篁喬木古庵東

相公的佳句，我看還不及畫家石田翁的勁秀。

絕頂雲扶將墜石

豁頂風勒不奔泉

畫的內容表現到了詩裏來了。畫家的詩與文人的畫一樣，都容易比本行出色。因為藝術最忌是個濫字，

我的批評態度看到了玻璃長窗格外一顆盛開的紫藤花，完全改變，到了沒批評的欣賞，看到了那顆幽麗的紫藤花。玻璃的長窗格外是個紛白牆圍着的長方天井。一顆盛開的紫藤花高僅及架，靜默地把那個美麗印在高長的玻璃窗上。香伙端了一碗特泡的清茶來後，我還是坐着賞領那顆幽麗的紫藤花。看到了那顆紫藤花方才醒悟到了自己的孤獨。在這種精舍裏本不應該如是想。然而既已如是想到了，又不能不如是的寫下來。那末是想的什麼呢？

東抄西襲之三

——逛城隍廟牌子曲——

從前登過兩次『閑談』，回頭一想，啊啣不好！何嘗談着什麼，只是東抄西襲而已。所以從這回起，連忙改定名稱，以示不敢出賣西貝貨之至意。

年初逛廠甸時，買到了一部『長岔脆岔合鈔』，是精鈔本，而且還有硃筆勾點的。照紙色字體看來，大約是嘉道時代的東西。中間所鈔，都是北方的小唱，屬於大鼓一類。我於唱的一方面是門外漢，單從文字上看去，覺得一大半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不過像現在所抄下的一首『逛城隍廟牌子曲』，却教我佩服到五體投地。如果我得了個『賦得逛城隍』的題目，我竟可以甘脆的承認，無論用韻文也好，散文也好，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我決然做不到這樣好。我從此愈信一向與我們不通譜的民間作者中，真有不少的奇才。至於曲中帶着些教誨式的話頭，却並不是大毛病，因為直到『此刻現在』，

還正有許多人的態度是如此，我們決不能倒推上去責備古人。便就我們自己說，我們也何嘗不知道這逛城隍一類的事，是很無聊的；不過這種的事既然是民衆所喜歡的，也就不妨聽任他們，反正這裏面並沒有什麼危害，有如吃鴉片或械鬪之類。而況能有熱烈的興趣去逛城隍廟，就可以證明世界是太平着，至少也可以說，大家有口飯吃；要是在這個年頭兒，瞎，老哥，可就別提啦！

逛城隍廟（牌子曲）

人心難料，地皮兒消薄。北京城內，淨出土包。每逢廟季兒，他就髡毛。（過板）（數唱）勾引那少年子弟，不把好數。也只因近來的風氣，愛湊個熱鬧。山廟盛開，次第都接著開。迨等到堪台關閉，五月節又到了。城隍廟一開，分外的亂糟。作買合作賣，鬧鬧吵吵。男女溷雜，胡鬧糟糕。若問那如何的景况，聽我從頭兒說數

（壘斷橋）擲塵看過了，（曖哎喲），初一先把香燒，（曖哎喲），沐浴齋戒，換上件花梢。這纔

是，爲還願必須得起個早，（曖哎喲），手中香點著，（曖哎喲），趁勢兒又把籤搖，（曖哎喲）。城隍老爺也太心焦，爲你們過不去節，也向我來禱告，（曖哎喲）。老太太們都來了，（曖哎喲），小媳婦也跟着，（曖哎喲）。未曾許願，碎嘴子勞叨。受他們一炷香，樣兒都得保，（曖哎喲）。王二爺太蹊蹺，（曖哎喲），賺人的法兒更高，（曖哎喲）。靴帽拐棍兒，外帶著挂袍。都說他，顯神靈更比城隍好，（曖哎喲）。

（太平年）過午後等會開，遊人來往勢如潮，聽之熱鬧，看之有限，（太平年），比上那送殯分外的糟，（年太平）。駕一到亂糟糟，勢衆人多不能細睃。最是那婦女不著調，（太平年），跨在車沿把眼毒兒招，（年太平）。有扮鬼也有插招，披枷帶鎖也都跟着。更有一等不害噪，（太平年），得意洋洋把馬童兒數，（年太平）。繞街走太招搖，宛平縣的城隍也滂道。一羣老媽兒扶著轎，（太平

年)，好像他嫫嫫把他跟著，（年太平）。

（羅江怨）也有那拜香隨會，扮像兒更彪。手擎板橙兒，一步三搖。頭上也把那紅暖紅，紅絨兒俏。也有那貴官闊老，上廟把香燒。方鞞絳帽，補掛長袍。有玷官箴他還不（暖不），不著要。也有那良家的少婦，臉皮兒又薄。未常遊慣，心裏發毛。一經人丑他還（暖還），還害臊。也有那浪蕩子弟，擺擺搖搖，打扮得俏麗，爲勾引多嬌。背後抓格兒，他可想（暖想），想不到。也有那土豪惡棍，匪類毛包，羊羣狗黨，趁勢兒發彪。既裝雞屎，還爭南（暖南），南北道。

（湖廣調）燒香已畢，兩廊去歇着。茶桌兒一滿，跑堂兒的調越高。手提着涼水硬把茶葉泡。若要是坐長了，（囉啣，咳啣，）定招着坐兒的薄。未從坐定，百樣的勞叨。要小錢的來往，打鼓吹簫，不住的圍着桌子要。你若足給他們錢，囉啣，咳啣，不穀把神淘。兩旁的玩藝兒，鬧鬧吵吵。傢伙

合那鑼鼓，亂打胡鑿。耳邊廂人聲兒，是山嚷怪叫。招的那些遊人兒，（囉啣，咳啣，）兩眼不穀哨。蜜餞菓子，五個老錢一包，裝模做樣混打胡敲。抽冷子一聲，就詭人一跳。不過是爲錢，（囉啣，咳啣，）變法把人招。百子堂內，分外的熱鬧。娘娘殿上，供比山高。抽空兒還把那娃娃套。爲的是回家，（囉啣，咳啣，）好把差使交。

（四川歌，紗窗外）一說去逛廟，小人都要跟。一進山門內，鬧魔不開交。哭哭喊喊，他睃見甚麼都要（咧，唳呼哧呼哧，咳咳唳呼哧。）一聽鑼鼓響，樣樣兒都要睃。趁着天氣好，賣買調更高。要貨兒就得好幾吊咧唳呼哧呼哧，咳咳唳呼哧。喫食無多少，油香與涼餅紙花兒合香草，揀樣兒往家裏捎鑼哩鑼唳叫人擎不了咧，唳呼哧呼哧，咳咳唳呼哧。一到初五初六兒，做坊界放上了。夥計們都逛廟，數徒也跟着。楞楞何何胡亂跑咧，咳呼哧呼哧，咳咳唳呼哧。一到太陽落，晚景兒倒也靜

情。考頭兒都來了，白日裏怕擠着。要買涼糕，必須等末廟咧，嗚呼哧呼咳，咳咳嗚呼哧，

（數唱）這都是廟中俗景，也不過大概說數。若要是盡情描寫，厭而徒勞。且把那逛廟的惡習，再表他一表。

（銀鈕絲）城內的虛子把兒，趁勢兒髡了毛。拐騙坑崩，也鬧上件花梢。一頂香荷帽，兩貼太陽膏。狐朋狗友在一塊攪。叫聲老哥兒們（囉啣咳）你我今日把好腦袋找。假充宗室，繫上金腰。屎蛋球瓊，把他托着。自稱是姓趙，綽號叫賽野貓。玩藝兒攤子，他憎的不少。若遇熱（囉啣咳），今日茶錢定把來擾。京師的婦女，也不愛教調。年輕幼小，正派不教。說話太張道，打扮又輕飄，一心也要把虛子攪。約會上姐兒們囉啣哧，結黨成羣都上了廟。大殿之上，先把香燒。寢宮以內，定走一遭。傍戲必得看，西湖景也要瞄。十不間兒場子鬧上一吊，拉往寶玉兒（囉啣哧），對袋煙兒

就把交情誥。

（高顯臣書）則見他舉止輕狂，生來的匪氣。自己甘心，往下賤裏數。頭攏着，青絲髮，髮青絲，青絲高挽元寶纂。身穿着，西湖色，色西湖，西湖水染綉羅嬌。手帶着，玲瓏玉，玉玲瓏，玲瓏八寶黃鐲釧。足登着，蝴蝶夢，夢蝴蝶，蝴蝶鬧梅瘦。兒薄。打扮得上下，無非是妖調，爲的是衆人叢中，把他愛睸。

（數唱）似這等敗俗傷風，皆因爲少教失調。行香爲好，休把禍招。男女溷雜，難免糟糕。奉勸諸君，身分宜高。這是非之地，終不保牢。

（曲尾）因此上，前思後想，無法可教，故此纔編就了曲詞，（臥牛）把衆公開導。似這些，無賴之徒，一概別數。

撲的一聲倒地

守莊

——悼打火蟲也——

飛！飛！飛！

向那紅光飛。

熱戀戀的吻呀！

是痛？是快？

是驚？是喜？

撲的一聲倒地。

起！起！起！

向那紅光飛。

熱戀戀的吻呀！

如夢！如醒！

如醉！如癡！

撲的一聲倒地。

起！起！起！

向那紅光飛。

歌呢？哭呢？

生呢？死呢？

撲的一聲倒地。

我們的閒話

十六 懷孤桐先生

慨自甲寅「曳白」以來，世上不復見「孤桐先生」之文章，凡屬友敵，同深惋惜，蓋捧先生者如鳳陽婆之沒有胡猴弄，自然大感岑寂，而向之與大蟲為敵者亦因無的可放矢而覺無聊焉。夫孤桐先生一下野而文章即有生氣，其時祇罷教長之烏官 Tiaukuan 而已，身固尚在執政之側也，而其影響於文者既若此之鉅，今既與我執政再下野，「滾出政治漩渦」矣，則此後之文當更虎虎有生氣，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竟不復見焉，豈非兩間

最大之恨事，而為捧孤桐先生或罵章士釗者所同深惋惜者乎？雖然，天下可捧之物多矣。捧孤桐先生者所為何事？勢乎，利乎，吾不得而知之，所能知者唯一千元之津貼耳。數月以來孤桐先生已捧不一捧，千金之恩已兩訖矣，雖復有更富生氣之文章，即不再捧亦可也，然則大蟲之沉默於現代評論別無甚深之不利，而真感到寂寞者乃在暴虎馮河之徒歟？未可知也，余之不禁慨然悵然而懷孤桐先生，又奚足怪乎！

（大闌）

十七 奴才禮讚

天下自古有奴隸，唯奴才為希有可貴。為什麼呢？你只要有強力，有財力，就可以弄到許多奴隸，在你的威武與契約之下，也只能低頭給你服役，雖然心裏不服或是正圖謀反抗。至於奴才，那是甘心情願替你做狗腿，無論你怎樣待他，不要他，給他可以逃脫的機會，他總是非請安叩頭或打屁股不行，一定要戴一頂空梁帽直站在門口，聽候吩咐。總之，他是有奴癮的，或說是

奴性奴氣，亦無不可。奴才與奴隸的不同，在於他是天生而非人為的（Born not made），在這一點上奴才的確與詩人一樣，一樣難得的。

不過在別處難得的東西，在咱們中華大抵都是很平常的，奴才也不是例外。要嚴格的統計奴才全數與人口的比例，去和別國比較，還沒有人這樣辦過，我不知道到底成績如何，但略為玄學一點照我們的感覺說去，中國似乎當得起說是最富於奴才的國。例呢，可以不必舉罷？姑且舉遠一點的，即如溥儀出宮時那班忠良的商民。喔，喔，這是何等的榮譽，我們有這許多像詩人一樣難得的東西！倘若奴才少幾個，中國怎麼會精神文明得像現在這個樣子，怎麼會這樣的幸福安吉？這的確是值得最高的頂禮的，最可尊重的了。

幼時聽祖父說，有滿州武官朝見嘉慶皇帝，本應自稱奴才的現在却口口聲聲稱作奴家，嘉慶皇帝想笑，怕得他要得失儀之罪，勉強忍住，把下嘴唇都咬出血來

了。我聽了這個故事，覺得奴才這件物事不但是可貴而且也還有點可愛了。休哉！（大閑）

「何以頌之」？

豈明先生：

頃在友人金君處看某女大校歌，詞意支離，極壯繆之能事，本思錄呈轉載以公同好，唯全文計有四十六行之多，太佔篇幅，茲特摘抄八行，請先生批註發表，俾知北京有如此妙文，其價值不在大同大學之王孝子下也。六月十日，侯齊賢拜上。

校歌摘句

何以啓之

日就月將緝熙光明

何以頌之

坤厚載物元亨利貞

於以勵之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於以期之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豈明曰，予豈明哉！「懿矣，復乎」，

厥旨粹，厥辭十口，唯台朋疑古之能詳，於戲，而其妃厥疾勿良，台朋不我宵言，莫之謬稽哉。余其讀，其勿詳，其崩厥角以拜，吁，唯勿詳迺拜其可哉，余一人其唯茲之云。木虎之歲，夏正勞動節於輦轂之下